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四十一回 設毒謀私恩市刺客

卻說海安隨著番兵，一直來到大營。番兵道：「你且站在這裡，待我進去通稟了，然後再來喚你。」海安答應了。小番兵即進帳中，恰好瑚元在帳督率各人收拾各物，忽見小番進來，便問何事。小番道：「現有大明營中差來一人，聲稱是朝廷天使海大人的家人，今奉了伊主之命，前來相請元帥，前往迎接天朝皇帝恩旨。」瑚元聽說，吩咐且喚那來人到來，有言相問。小番領命，即來到營外，帶領海安進帳。海安急忙跪下叩頭：「拜上大元帥！」瑚元道：「你是哪裡來的？」海安稟道：「小的乃是大明營裡欽差海某家人，名喚海安，奉了家主之命，前來敬請大元帥出寨迎接恩旨。」瑚元道：「你家老爺奉著什麼恩旨前來，與我何干？為甚的要請我去接呢？」海安道：「小的家主乃是兵部郎中，奉了天子聖諭，特齎恩旨而來，並有天子所賜敕書、銀璽、方物等項，故此特著小的前來，家主現在一里以外相候。」瑚元道：「你家主既到這裡，如何不直進帳，卻在一里之外相候，叫你前來通話，莫非其中有詐否？」海安道：「我國以信義待人，從不作賊盜之事，因為現有皇帝敕璽在身，故要大元帥前去迎接恩旨，並無別意。」瑚元自忖：「彼既稱是奉欽差而來的，又有敕璽，我想當日我家先王，亦是曾受天朝恩典，既有敕璽之予我，今師既敗，彼有此惠，我何不承機就之？一則可以掙扎顏面。」主意已定，便吩咐海安道：「你且先回，本帥隨後就來迎接。」海安叩謝而出。

瑚元一邊吩咐軍士擺隊迎接，一路火把齊明，接著海瑞齊到大營而來。海瑞開讀聖旨道：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大國有征伐之師，小國有預備之眾，此不得已而用。朝廷之有造於你國者，不謂不深也。

茲你不思報本，而反欲弄兵潢池，是棄舊好而圖速滅也！

朕垂拱八方，勇猛之將，何止萬員；精銳之兵，難計億兆。

若以大旗一指，何難立滅此朝食？但不教而誅，有所不忍。

今特差兵部官員，捧齎御賜方物，並予封爵，你其受之，自當革面洗心，無再自造其孽。封你朱臣為南交國王，銀璽一顆，以彰顯榮；其部下文武，各加一級。你當恪遵，毋負至意。勸哉欽此！

宣讀已畢，瑚元謝恩。海瑞令人將御賜各物交替，呈上銀璽一顆，瑚元再拜而受之。復與海瑞見禮，並詢問。海瑞通了姓名，說道：「今元戎既已奉詔，即當班師各守疆土，毋生妄念，歲修好禮，永為唇齒，則瑞實有厚望矣。」瑚元道：「大人放心，南人不復反矣。」時天色已明，海瑞辭回，瑚元直送至十里，方才分別，隨即傳令班師回國。海瑞看見番營拔寨齊起，亦即與指揮作別，回京復命不提。

再說嚴嵩自從打發了海瑞去後，心中暗喜，以為必借瑚元之力以殺之也。遂你肆志橫行，無所不作，每欲傾害張皇后以及太子，然奈無從入手之處，日與趙文華、張居正等商議。趙文華獻計道：「太師何不尋覓一人作刺客，帶到宮中，待等聖駕出朝之時，突衝而出，必被拿獲。其人便稱張皇后與太子所使，帝必大怒，定發三法司審議。此時張后與太子雖有雙翅，亦不能飛出宮闈矣！」

嚴嵩聽了大喜，道：「此計甚妙！然哪得其人為我行此妙計？」張居正道：「在下現有一人，姓陳名春，乃山東青州人，投在府中，業有十載。在下待之甚厚，彼每欲以死圖報。今當與彼商之，許其不死，彼必應諾，則此事有濟也。」嚴嵩喜道：「既有此等妙人，大人即當為僕行之，自當厚報。」張居正道：「這個當得竭力。」遂即告辭回府，喚陳春入內，以言挑之曰：「你自來我家，不覺已近十載，但是我待你似比他僕厚之。今欲遣你為我乾一事，不知你願去否？」陳春道：「小的自投府上而來，蒙老爺愛如子女，小的受恩甚厚，時愧捐軀報萬一；今老爺若有用小的之處，雖赴湯蹈火，粉身碎骨，亦所不辭也！」

老爺但有使用，只管驅策就是。」居正道：「非我要用你。只因那太師嚴嵩，向我尋一個有膽有勇的人，所以我將你舉薦了。

過日可過府去，他有一事，與你商議。你與他去乾，就如報答我一般。」陳春道：「但不知太師要使我那件，老爺可知一二否？」居正道：「你乃我之心腹，諒你不肯泄漏我的機密，對你說知罷：只因嚴太師先日有位小姐，曾進於天子宮中，封為昭陽正院，把前後張氏及太子皆貶於冷宮，已經四載。誰知那刑部主事海瑞，乘著皇上四旬萬壽之日，在天子面前再三聳諫。

天子一時念起父子之情，准了海瑞的保本，立即恩赦了他母子出來，仍舊封為昭陽正院，把嚴氏退出偏宮。今嚴氏失寵，太師心中不安，故屢欲以計去張后母子，仍復嚴氏之位，故此想出這條計策。明日你過去，充在他們家人隊內，跟到宮裡去。

太師是常常與帝飲酒弈棋的，這日故意在宮到黑。你那時卻在宮中躲著，身懷利刃，五更三點，天子必然出朝，那時你卻直衝御道，一刀殺了皇上。嚴太師得了天下，你就是一個開國功臣，封王屢代不替。若是不能殺得，被儀從之人擒獲，你便大聲高叫：『太子、皇后救我！』此際天子必要將你發在三法司去審問，嚴太師必在其列。那時你只口口咬定是與馮保相好，他是個太子心腹太監，叫我來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的是太子吩咐。

若是他登了九五，必然顯爵相酬。太師必自超生於你，重有賞賜。你肯去否？」陳春道：「既是老爺將我薦了，怎麼叫爺失信？明日隨爺過府去見太師便是。」居正大喜，便立時賜以酒帛金珠。次日，果然帶著陳春來到嚴府相議，自不必說。

再說太子此時年已一十三歲，終日常侍帝側，帝甚愛其孝順聰慧。一日，帝問道：「朕萬歲後傳位於你，你將何以治天下？」太子道：「臣奉祖宗遺法，陛下現憲，加之仁慈，庶可以不忝厥職矣。」帝又問道：「然則處下如何？」太子道：「忠良之輩用為股肱，俾以顯爵厚祿，小人則逐之。所謂親賢遠佞，恩威並濟。務使天下無貪墨之官，殃我赤子，朝中有賢能之佐，以衛社稷。所以仰報陛下也。」帝道：「處邊備如何？」太子道：「修城濬池，時刻預備，以能將鎮之，綏遠懷柔，使彼等馬首不敢西向。」帝道：「夫用將貴以老成，休任少年。老則歷練軍紀，討撫得宜，年少者則輕於趨進。你其牢記之可也！」太子謝過。

方欲出宮，忽然御前起了一陣怪風，刮面吹來。帝覺毛骨悚然，對太子道：「日午天晴，何以有此怪風？朕甚不解。」

太子道：「此名旋風，乃驚報也。陛下宜防之。」帝笑道：「太平日久，君臣相樂，有甚不測之虞？」乃呼酒與太子對飲。

太子三爵後，即停杯止酒。帝問：「何以不飲？」太子道：「夫酒者，可以怡情，而適足以召禍，故兒少飲，以免禍耳。」

帝道：「酒可怡情，故文人墨客，皆藉以為消愁悶之由。朕亦性好之，寧可一日無飯，決不可無酒矣。」太子道：「聖人云：『惟酒無量，不及亂。』願陛下少節之，臣不勝幸甚矣。」帝喜道：「我兒所謂善於機諫者也！」太子謝出。帝是夕宿於正宮。張后道：「陛下數日未曾臨朝，竊恐諸臣疑議，乞陛下以政務為要。」帝道：「這幾日朕躬不快，今日粗安，後日即是朔日，當出聽政矣。」

到了次日，嚴嵩將陳春扮作家人，充在眾奴隊內，隨進宮中，與帝問安。看官，你道臣子入宮，怎麼又帶得家人進去？

只因他與別個臣子不同，一來又是國戚，二者帝寵之深。嵩常常入宮，與帝弈棋、飲酒時，或要取甚麼東西，要那中貴走動不便，帝即敕嵩准帶家人三四名，相隨入宮，以便使用。所以嚴府的家人，隨主人宮之時，即在宮門外伺候。

當下嚴嵩見帝問了聖安，帝道：「昨日暹羅國來貢西洋啞叨酒，其味香烈，今當與丞相試之。」嚴嵩謝道：「陛下愛臣過深，雖口食亦必予臣，雖粉身碎骨，無以報陛下於萬一也！」

帝令左右將酒擺於百花亭上，與嚴嵩對飲暢談。

酒至半酣，嚴嵩起奏道：「天氣炎熱，西洋之酒，其性過烈，陛下少飲為佳。」帝道：「然則何以消此永日？」嚴嵩道：「與陛下手談如何？」帝喜，即令撤席，取棋與嚴嵩對著。嵩故意留神細看，每下一子，必致再三思索，以延時刻。帝連著三局，嵩起抖亂棋子道：「陛下且休，何以嘔此心血！」帝因命侍夜膳。

嵩在宮中，直至初更方出。此時陳春乘著黑暗之處，早已伏乾復道之下，將身蹲著，專待五更行事。嵩辭出，帝帶酒來到昭陽，張后服侍安寢。才五更，張后便請帝起身洗面穿衣，臨朝聽政。眾內情以及侍衛人等，皆來隨從。

帝出宮，兩行紅燈照一路而來。剛到復道，那陳春觀得親切，將及駕到之際，即時突出，持刀衝入道來。那侍衛驚覺，將陳春拿下，奪了利刃。陳春故意大叫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謀事不成，天也！張娘娘，太子爺，快來救我！」帝大驚，聽得親切，即時退回內宮。侍衛等便將陳春行刺之事具奏。帝未深信，即發三法司審訊確實具奏。正是：明槍容易擋，暗箭最難防。

畢竟陳春此到三法司處，如何供出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